

一代名伶胡少安

●李能宏

寶島四大名生之首

一代名伶胡少安

名鬚生胡少安（一九二五—二〇〇一）為寶島四大名生之首，其他三位是哈元章、周正榮（先後逝世）、李金棠（現移民美國）。胡少安七歲登台，在舞台上活躍了七十年，曾演出過三百多齣戲，與他合作的名伶不下百人。他一生都奉獻給京劇，對台灣的京劇發展費盡了心力。他平時生活簡樸，煙酒不涉。今（二〇〇一）年年初，原定欲做心導管檢查，以明瞭身體狀況，詎料於四月十五日清晨三時許，突感不適，倒地後，急召救護車送往中心診所，急救罔效，溘然長逝，惡耗傳出，戚友同悲。五月七日上午在民權東路第一殯儀館舉行應舉行葬禮。資深藝人顧正秋、張正芬、李桐春、陳元正等，國光劇團

、台灣戲專等都參加公祭。九時正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救國團主任李鍾桂、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台視、中視、華視總經理都陸續到達。十時正，由柯基良、李桐春、司馬中原、王忠夫覆蓋黨旗。場面莊嚴隆重備極哀榮。十時三十分起靈柩安葬在風景秀麗的陽明山公墓，一代名伶從此長眠陽明山。

京劇世家脫穎而出

胡少安，祖籍北平，生於一九二五年陰曆八月十三日。父寶安乃當代梨園界所推崇之知名文場，極負盛名一時，為當年八大名絃之首。

胡少安幼承庭訓，復以天資聰穎，七歲即參加演出，十三歲就能唱正戲。胡少安年少英俊氣宇非凡，進入北平富連成科

班，與孫元彬、李世芳、遲世恭、黃元慶、哈元章均同門習藝，原隨葉盛蘭習小生，後因練功傷及腿筋，乃離開富社，但並未終止其對藝術的追求。旋拜宋繼亭先生習文，隨陳富瑞、沈玉秋、陳富濤、張少甫等練功。名伶譚富英因與其父為舊交，亦時為親授作點睛之美，奠定他一生舞台藝術成就之基礎。

一九三六、三七年間，胡少安與毛世來合作演出於天津中國大戲院，其後與金少山同演。遇后龍袍，尚派武生尚和玉亦曾與其同台合作。繼與裘盛戎，演出大保國、探皇陵、二進宮。於北平中大戲院，三十年代正值日寇侵華，他不計一切艱困，與宋德珠，同台獻藝，並遠赴石家莊演出，獲得非凡成就。

胡少安藝精各派，舉凡高、譚、馬、

麒，無所不能，不但戲路寬廣，扮相嗓音，台風身段，均屬上乘。一九四六年，於上海天蟾舞台集合十大頭牌：胡少安、葉盛蘭、李世芳、袁世海、張雲溪、張椿華、葉盛章、魏蓮芳、班世超、陳永玲等合作演出，後又搭配葉盛蘭、李世芳演出「販馬記」等劇，極為轟動。藝術大師梅蘭芳曾讚譽並肯定他超群之技藝。一九四七年胡少安與童芷苓、言慧珠在南京中央大劇院合作多次。為慶祝先總統蔣中正當選，於南京國民大會堂晚會中，與張少甫、張洪祥等合演「搜孤救孤」，先總統蔣中正以演出感人，曾數度動容並鼓掌，未幾，抗戰勝利，胡少安即與顧正秋合作，紅遍南京蚌埠一帶，胡少安在北平時曾演出於北平之哈爾飛、廣德樓、三慶、慶樂、中和、長安、吉祥、開明、華北、華樂、天津之中國、北洋、天寶、上光明等戲院每次演出票房紀錄都很好，觀眾都讚賞其技藝。

筆者一九四六年在青島看胡少安演出，當時即崇拜他，那時筆者在青島青年軍受訓（二等兵待遇）一個月的薪餉，只能買兩、三張戲票。在經濟窘迫的情形下，從「匯泉營房」走路到青島市區去看「顧

劇團」的演出，他的《失空斬》《哭秦庭》《九更天》《打金磚》都是百看不厭的好戲。

隨顧劇團來到台北

一九四八年底台灣永樂戲院派人到大陸邀角來台演出，顧劇團由關鴻賓率領來台。顧劇團當時是鋼鐵陣容，在永樂戲院的三天打炮戲：第一天，胡少安的《失空斬》顧正秋的《起解會審》第二天《武家坡》《算軍糧》《銀空山》《大登殿》第三天全部《四郎探母》第一天就派胡氏主演他的拿手好戲《失空斬》第二天、第三天，都是生旦的對兒戲，可見顧正秋多麼倚重胡少安。

顧劇團連續在永樂戲院唱了四年半，那時間筆者服務於民航公司，待遇較好，幾乎天天看戲。顧劇團在永樂所演的戲碼全部看過。顧正秋的拿手好戲《香妃》《董小宛》《美人魚》《漢明妃》更是百看不厭。胡少安近年因年事已高，除偶而在他製作的中視國劇節目演出外，甚少有公演。一九九九年他應邀參加京劇「雙響炮」演出，胡氏演出了《戰長沙》《群英會》《贈綈袍》《青梅煮酒論英雄》等骨子

老戲。二〇〇〇年，又與其胞妹胡惠蘭合演「打侄上墳」及「四郎探母」都成了絕響。

五十年代之台灣，台北電影院尚不多，大陸來台之士日多，大家還是喜歡看京劇。提起看戲，台北喜愛京劇人士都知道迪化街永樂戲院，顧正秋劇團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在永樂戲院演出，一直演到一九五三年歇夏止，共演了四年半。顧劇團本來與永樂戲院簽約一期，因上海淪陷，劇團回不去上海，於是一延再延，打破一個戲班在一個碼頭演出時間最長的紀錄。

名列四大鬚生之首

在台灣，提起「四大鬚生」便會想起周正榮的《問樵關府》，哈元章的《青風亭》，李金棠的《桑園寄子》以及胡少安的《十老安劉》因為這都是他們的代表作，難得一見。現在想看一齣《淮河營》也許隨時都有，但要再接著一折《盜宗卷》可就不容易了。因為《盜宗卷》雖然劇幅不大，唱詞不多，可是那些內心和外在的做表，要想演得內外兼顧、恰如其分，如無多年歷練，深入研究者，恐難勝任。胡

少安能唱這齣全鬚全尾的《十老安劉》應是此間難得一見的傑作。

談到《十》劇，放眼兩岸京劇界，也只有馬連良唱的最好，這是他獨有的戲，他人難及，亦為戲迷公認的事實。而胡少安在「私淑」的情況下，竟能盛大演出，一演再演，並可搬到紐約「林肯中心」登台，並榮獲「亞洲傑出藝人終身成就獎」誠屬難能可貴。胡少安大半時間是在台灣度過，自己也很敬業，只是大環境並不理想，執政當局也不重視京劇，未能針對實際需要，作有計劃的培育和支持，以致力量分散，人才浪費失去重心，使京劇前途愈走愈窄，漸趨式微，實在令人惋惜。

有些觀眾說，胡少安雖在台灣唱了一輩子戲，也很出名，未能成派——所謂胡派——是為美中不足之處。此乃未加深思之言，只要稍加分析，你便會發覺他實已繼承了譚高馬三大派之正統真諦而發揚之，這是他人難及難能可貴之處。也因為別人沒有他那些模仿的優秀條件而無法達成的。然胡氏天賦特質，且藝宗多門，能成為「十全老生」實在是「特例」。就如同馬連良一樣，必須唱做唸打、文武崑亂以外，還有較好的扮相及台風才行，能這樣合乎

標準者，也實在太不容易了！

胡少安昔年在大陸曾搭過名鬚生李盛藻的班，李為鬚生大家高慶奎門徒，亦為高之賢婿，李坐科時即聲名大噪，他的演出頗受歡迎，他既藝宗高門，又私淑馬派，成為兩門抱之雋才，所以能戲甚多。如《逍遙津》《哭秦庭》《斬黃袍》《斬子》《贈綈袍》《潯陽樓》等高派，以及《群英會》《四進士》《一捧雪》《十道本》《打登州》《借趙雲》《蘇武牧羊》《胭脂寶褶》《青梅煮酒論英雄》等馬派戲，他無二不精。胡少安在其左右有年，耳薰目濡，受益良多，因而這也是他有此良好基礎，為後來他能在高馬兩派戲都可上演並大加發展的一大原因。

天賦極高藝宗多門

胡少安雖然藝宗高馬，各有所長，但對譚派正統戲，也是成就甚高，如《定軍山》《戰太平》及《南陽關》等靠把戲，雖然比不上譚余，而在台四大鬚生中仍列前茅。記得在昔年「文藝中心」一次四演《定軍山》的黃忠，胡氏是最出色的一位，他能把黃忠的倔強、好勝、不服老的個性，表演得淋漓盡致，可見藝怕比，相形

之下，立分軒輊，絲毫不爽。

胡少安藝宗多門，天賦極高，但他最大成功原因，還是出於他個人努力獨自創新，他自脫離了顧劇團自行領軍後，因為失去顧正秋有力對手，便自挑大樑另闢蹊徑，且角乃成了跨刀地位。於是他更加勤奮，推出許多舊戲新排情義並重的大戲，尤以馬派戲最多，當時搭擋好班底硬，故演出極獲好評。記得名劇評家孫雪岩先生曾在《大華晚報》為文，稱胡氏的海光劇團，可與馬派的「扶風社」媲美，此話固有點過譽，但可見胡氏排出的角色及戲碼，是何等硬整出色，引人入勝。近來有人說，胡氏的馬派戲，決不遜於馬門弟子言少朋、王和霖、馮志孝、張學津等，且有過之，此固見仁見智之論，但足以說明胡氏的才識及努力，令人敬佩。

任海光國劇隊長

顧正秋劇團在永樂戲院駐演近五年之久，當時除七、八月的例行「歇夏」和春節時幾天休息，一年當中超過十個月的演出，星期天除加演日場，上午還有一場慰勞軍憲警的公演，為了票房除常搬演的不同派別傳統老戲，還排演了《漢明妃》《

香妃》《董小宛》等頗受歡迎又叫座的新戲，一直到因劇團同仁要求調整「包銀」散班，胡氏該是顧劇團較本分的一位。劇團解散後他將在北平辦妥登記的「聯友國劇團」執照組團南北演出，可惜劇團常年跑碼頭似的南北奔波，聘請不到長期合作的旦角，在「入不敷出」的現實狀況下，

他的劇團成了有名無實，直到一九五六年，他應聘在左營隸屬海軍總部的「海光國劇隊」任職隊長長達十二年之久。惜因駐地離台北太遠，幾位和他唱「對兒戲」的名旦秦慧芬、陳美麟及名乾旦李毅清、趙原等人多因照料家庭等因素無法長期搭班，他在「海光」後期不少戲多虧他那位票友下海的賢內助周韻華佐助，那齣移植自大陸的《大八義圖》在他指導下演出，可真紅了好長一陣子，「海光」名號也因之響亮起來。

「海光」辭班時，胡氏一度加盟「二爺」李桐春的「大宛國劇隊」因隊上有如周慧如、王福勝、張慧鳴、周金福、于金麟、陳寶亮等樑樑柱柱陪襯「大宛」有好長的一段日子，在台北市的公演保持很好的票房紀錄，像那齣特約名架子花袁玉鴻合作的《十老安劉》和他飾演前莫成，後

陸炳的《一捧雪》及和張慧鳴、王福勝的《逍遙津》等劇至今仍令看過他演出的戲迷們懷念。過去本地不時興使用「小蜜蜂」胡氏的嗓子之好，雖不能說震起屋頂上的瓦，可無論是多年前「永樂」時代還是今天在「國藝中心」最後一排一樣聽得清清楚楚，難怪當年好事的觀眾台下稱他「警報老生」而不名。他嗓子衝可富韻味，台上從不敷衍。去年兩岸名伶合作的《四郎探母》他演「見弟、見娘」兩折，見弟時的那句「大吼一聲……」衷氣十足，一點兒也不像出之於高齡七旬老先生之口，他年輕時的功力可想而知！

任之職務。其後「國光藝校」亦曾禮聘兼課。綜觀台灣逾半世紀的國劇舞台史實，胡氏該是一位少之又少為國劇藝術新傳的業師。五十多年來親炙胡氏門牆的雖然只有台灣國光劇團的唐文華和大陸上海京劇院的李軍，但「私淑」胡氏劇藝的何止千百。

他離開「大宛」不久後，遇「中視」

開播，因「台視」較早有國劇社的編制預算，層峰又十分重視中華文化，是三家電視台最早也是唯一編制有國劇社的一台，中視不甘示弱特別禮聘胡氏擔任國劇節目製作人暨主要演員，他曾為中視製作主演一檔「黃金時段」的國劇《三國演義》連續劇，甚獲識者好評，可惜因公司業務原因，台灣電視台的「國劇八點檔」紀錄只那麼一次，這紀錄是胡氏創下的。因為國劇節目一周只有一次，「復興劇校」旋禮聘胡氏前往授藝，並曾一度兼任實習部主

胡氏腹笥寬博，在此間梨園行可說無出其右者，睥睨當前兩岸菊壇絕非謬讚之詞，就是票界能與之相比者怕亦罕有。台上的「活」無論余、馬、譚、高更是無所不能，尤其演出之專注敬業，為內外行一致推崇。領軍「海光」期間，屢為留不住好旦角為苦，但所搬演多台生角為主的戲，實為「變則通」不得已通權達變之策。綜觀胡氏舞台上的成就，實為多年汗水所累積，不是僥倖，更不是意外，是梨園行最好的標竿，是後輩學習的好榜樣。

出國演出宣慰僑胞

一九七五年，胡少安率團赴香港演出「龍鳳呈祥」、「九更天」獲得好評，一九九一年親率自組之聯友劇團，四度應邀赴美宣慰僑胞，展開京劇外交工作，足跡遍東西兩岸，華盛頓、夏威夷、休士頓、多

中倫多、紐約市等，一九八九年，與大陸梅派傳人梅葆玖，共獲亞洲最傑出藝人獎，頒獎典禮在世界著名之紐約林肯藝術中心舉行，典禮後並演出拿手劇作「十老安劉」，會後招待僑胞及記者，即席為與會者，與梅葆玖清唱「探母坐宮」、再與董芷苓女士合唱「遊龍戲鳳」，對口之精采唱段，夫人亦與梅葆玖獻唱「武家坡」中之對口唱段，當兩岸仍未開放交流之時，先生開創了藝術交流之先驅，彌足稱道，在場之人為此兩岸頂尖藝人不期而遇之合作，興奮無比，掌聲持續歷久不歇，僑界均讚譽為世紀之作，兩位當代大師以口頭約定了未來的互訪，一九九五年，紀念梅蘭芳百歲誕辰，胡少安夫婦應大陸中央電視台邀至北京與梅葆玖先生錄製「坐宮」一折，胡少安因係舊地重遊，許多兒時舊友，都已兩鬢斑白，爭相邀約，共話家常，他與梨園界數代均為通家之好，或為同窗，或為親友，他們對胡少安之藝術，譽為海峽兩岸，驚裡奪尊，天下第一人也。

劇藝精湛 敬業樂群

胡少安之劇藝淵博，乃人所共知，據筆者個人所知，他的「戰太平」、「狀元

譜」、「群臣宴」，俱為宗譚、余之佳作，而「胭脂寶褶」、「鐵蓮花」、「四進士」等，學周信芳頗能神似，「逍遙津」、「哭秦庭」為高派代表作，環視海峽兩岸，胡少安應為第一，蓋老生一行，傳流至今，仍不出譚、余一宗，自程長庚以後，繼其大統者，應屬譚鑫培、其後余叔岩、言菊朋皆不出其範疇，如馬連良、王又辰早年亦以宗譚為號召，以次如楊寶森、孟小冬、王少樓、李宗義、陳大護，雖亦間雜有高、劉、馬等派別，但萬變不離其宗，統未超出譚、余一脈，此一宗派之特點，貴乎中平，一如書法中之歐陽詢，以橫平、豎直、筆劃均勻挺秀為上，後之習歐者，縱有變化，無論其藝參有魏碑或間有顏、柳、趙，在原則上也無多大變化，後世論書法者，也以此為正宗，胡少安之師為譚派老生宋繼亭，故其劇藝係由譚派基礎上求取發展，如「楊家將」、「八義圖」、「除三害」等戲，都能摹擬新腔，胡少安應為第一。

胡少安雖劇藝精湛，但從不驕矜，在海光國劇隊缺乏且行處境艱難，僅憑他獨擋一面之時，他主動約請名票李毅清加盟海光，並禮讓與李毅清掛雙頭牌，李演

銀屏公主」，胡少安配演唐貞觀，由此可見他公而忘私不爭名分。為了使海光能由頹轉優，屈居配角也從不計較。陳元正也是票友下海，胡少安任海光隊長，陳元正任副隊長，舉凡人事、財務、獎懲等，從不獨斷專行，都會採納大家的意見處理，有權而不專權，乃胡少安最大長處，也是他的寬厚處。

胡少安精通四聲、上口音、十三轍樣精準，在台上從不懈鬆，有一次，患腳氣病，戲碼早已排好，大家都建議改戲，他堅決不肯，他說：「演員上了台，鑼鼓一響，什麼病痛都忘了，些須小病，怎麼可以隨便回戲呢？」有一次，該隊在左營勞軍露天演出，忽然下起雨來，正好胡少安在台上演出，台下阿兵哥看得正起勁，沒有解散避雨，胡少安硬是冒雨唱完戲，這種敬業精神，誰人能及。

胡少安更有急智，盡人皆知，丑角在台上可以隨便抓眼逗笑，別的角色則不行，有一次，他演「胭脂寶褶」裡的白槐，當時海軍總司令是四川籍的黎玉璽將軍，也在台下看戲，胡少安在回答縣太爺問他是那裡人時，他特別目視在台下看戲的黎玉璽將軍，故意加重語氣說：「我也是四

川人氏」，逗得看戲的官兵們哄堂大笑，一時傳為佳話。

為人忠厚處事果斷

胡少安為人忠厚老誠，機靈聰明，劇藝深厚。能編、能改、能導、能演。雖讀書不多，但久背台詞，熟諳成語，故談吐

應對，頗能出口成章，與其交談覺有不俗之感，在海光國劇隊任職期間，對處理問題，解決困難，領導團員，適應環境之能力，都能進退有樣，頭頭是道。以當年軍中劇團縱橫關係之複雜，沒相當之才氣，實難維持多年而不亂。觀夫其他各劇團，有者幾已面目全非，而他獨能堅定不移，

不但劇藝日新月異，組織亦日臻健全。隊中名伶如擅長排戲之王質彬，淨角王牌高德松，首席小生劉玉麟，均能一心一意，攜手合作，志不他移，若易他人領導，恐早日生變矣。胡少安之作風與個人能力，縱使過去一流名伶，掌班老板，亦難能與之拮抗。

趙淑德的繪畫天地

● 陳劍秋

趙淑德教授，現任考試委員，精研地政，曾任地政學會理事長，中興大學地政系教授、系主任等職，宜其善畫山水，勤於治學，以藝術改造心靈，建設祥和社會，今日人間所缺者真情，若使人皆有真性情，則幸福無窮，此白蛇傳、梁祝情史等故事之所以膾炙人口、流傳廣遠，中外學術文教基金會董事長王成聖教授，曾題詩評介趙教授的作品意境

詩云：

管領山川品格清，
梅花尚憶讀書聲；
揮毫添得人間福，
畫裡仙姝各有情。

胡少安學習勤奮，每天必練大、小楷，他字體工整俊秀，公文處理不假他人，躬親撰寫，甚獲長官嘉許。

胡少安六歲學戲，七歲登台，有神童美譽。寶貴的一生，都為京劇而努力「合抱之木，起於毫末，泰山之高，起於壘土」。他長久的默默自勵，勤奮學習，才有今天的成就，胡少安是後輩學習的好榜樣，是藝人的典範。他雖然人已離開人間，但他精神永垂不朽。

胡少安獲獎紀錄

- 86 五十八年獲國防部生角金像獎
- 87 七十八年獲國家文藝獎
- 88 七十八年獲得美國亞洲最傑出藝人獎
- 89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特別貢獻獎
- 90 國軍八十七年卅四屆文藝金像獎
- 91 中國電視公司國劇曾獲得三次金鐘獎
- 92 九十年中國文藝協會頒發榮譽特別獎